

今我来思



王得后杂文自选集

王得后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今我来思

王得后杂文自选集

王得后／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我来思:王得后杂文自选集/王得后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55-0974-7

I. ①今… II. ①王…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063号

今我来思

-
- | | |
|-------|-------------------------|
| 作 者 | 王得后 |
| 主 编 | 朱铁志 |
| 出 版 人 | 王吉胜 |
| 责任编辑 | 柯 湘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5 |
| 字 数 | 180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 印 刷 |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书 号 | ISBN 978-7-5155-0974-7 |
| 定 价 | 46.00元 |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王得后，谱名王德厚，也即身份证上的实名。1934年生。江西永新县人。汉族。1953年响应号召学师范。1957年“反右”后被统一分配到青海西宁，做语文教员。三年灾祸时期，学校停办，被统一调到天津市，还是做语文教员。“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后学校并入工厂，做热处理工人。1976年3月，调入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开始专业研究鲁迅。1992年退休。有专著《两地书研究》《鲁迅心解》《〈呐喊〉导读》《鲁迅与孔子》。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鲁迅教我》。杂文集《人海语丝》《世纪末杂言》等。

王得后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

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

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入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

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

“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

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今我来思（代序）

王得后

这个书名，是子平为人取的，却为我所用。

赵园应约选编自己的三十年集，再次请子平赐以嘉名。子平想到这个。赵园想了又想，改用了她的上一句“昔我往矣”。

没想到我们最年轻的文友朱铁志学兄来约我选编自己的杂文集，也算三十年了，我想起了子平，想到这个《今我来思》。我喜欢。“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多凄冷的人生况味啊。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时候年纪轻轻，二十不到，为什么喜欢这样的诗意？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无达诂啊。杂文不也这样吗？文学与艺术都是这样的。试看对于《红楼梦》命意的认识，不是五花八门吗？如果不以理服人，谁是标准答案呢？

那时，五十年代初，聂石樵老师教我们班《诗经》，我就喜欢上了这一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还有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一章。虽然，那时候百分百信奉主流所赞颂的《伐檀》《硕鼠》《氓》。但，这一点，至今未改。鲁迅说学界有三魂，古人说人有七魂，多元吗？复杂吗？

我没有想到今生会写杂文。1976年调到鲁迅研究室以后，我专业从事鲁迅研究，爱上了鲁迅思想。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有记者来问写杂文的事，我说了一句：研究鲁迅思想的人，最好也能学写杂文，耕耘鲁迅的思想，播种鲁迅的精神。当时一语带过，也就罢了。

后来想想，倒确是个问题。为什么最好也写写杂文呢？我想：一、鲁迅杂文是鲁迅思想的主要载体。二、鲁迅思想是鲁迅杂文的灵魂。三、鲁迅杂文是一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文明批评”是对于现代人文根本价值的追求，是对咱汉人——是的，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实际仅仅指汉族人——的民族性——人性、人心和人情世故的批评；“社会批评”是对于时政的批评，着意在政治革新。政治是关键。鲁迅认为“不

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总之，目的在“改良这人生”。四、杂文这种文体，有它独特的着眼点、运思、语言、取材和才情。杂文是有风骨的。无论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还是被编辑、总编辑抽去几根骨头，毕竟还是有骨头的。自己不动手写写看，是难以体会其中的滋味的；也就难以揣摩“鲁迅笔法”，字里行间的蕴藉。固然，鲁迅自认的坏处——姑无论是坏处，还是好处——他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我望尘莫及。但取法乎上得乎中，学习写写，还是可以的，或许竟是必要的。

我写杂文，最感念的有两个人：顾卫临女士和陈四益先生。不记得哪年哪月哪日，顾女士驾临鲁迅博物馆，找到我，说《瞭望》杂志有个《珍珠滩》，专门发表短文，希望我写一点。翻翻《珍珠滩》，喜欢上了。我说：试一试看吧。我写我的，您发您的，发不了，没关系，您我都不要介意。初识，却意外取得默契。于是有第一篇《雅量》，接着是《对空策》之流，居然日渐多起来了。

陈四益先生是《珍珠滩》的主编。他衡文，交友，常常邀作者座谈，把我带进了当今的杂文天地，有幸认识了杂文前辈邵燕祥等先生们。发表杂文的刊物也多了几个，有一阵还是四益先生组织的《海南日报》一个杂文专栏的作者之一，真所谓不亦乐乎了。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啊！不到三十年吧，人亡政息，杂文专栏关张，《广东工商时报》被裁撤，报刊不要杂文了，编辑离我而去，我编完《垂死挣扎集》后，也就无法写杂文了。

杂文是一个奇数。杂文是有生命的。杂文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杂文活跃，未必好；杂文死灭，或好，或不好，简直坏透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写杂文的心里明白。

2012年3月14日

在北京，安贞里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 朱铁志

今我来思（代序） / 王得后

雅量·····	001
赢得输不得·····	004
胸卡佩戴法·····	008
红绿灯下·····	012
“违者罚款”·····	015
移风易俗话笼鸟·····	019
反趋风气的古人·····	022
专座·····	026
漫画《——再低点！》·····	030
挤·····	033
关于“‘基本做到’之类的字眼”·····	036
泉的清浊贪盗·····	040
“儿子是我的”·····	043
悔其少作·····	046
口不二价·····	049
文章与题目·····	052
“州官放火”奖·····	057
挟天子以令诸侯·····	060
不管闲事·····	063

“有病不求药”	067
未来的希望	070
道德与责任	073
以狗为鉴	076
勿把儿童当成人	079
咱们工人信什么?	082
错把商场当战场	085
说的和做的	088
“忍让奖” 别议	092
鸽子与孩子	096
于庄严之际见淫秽	099
不知水味	103
我哪里去了?	106
六十年的杂感	109
女性的人	115
老虎怕牛犊	119
论故态重萌	122
知识歧视	125
“我” 向谁看齐	128
心伤何处	131

有感于“师范热”	134
“且持卮酒食河豚”	138
“克隆人”二三事	142
谁是 XYZ	146
我也瞎操心	149
做戏一例	153
有法无法	156
儿女棒打黄昏恋	158
北京的鸽子	161
北京的燕子	164
北京的麻雀	168
纪实，而又文学	171
从个别到少数	174
不疑之疑	177
又见星火	180
从宽容到帮忙	183
“谨防蠢手”	186
百年人世一春秋	189